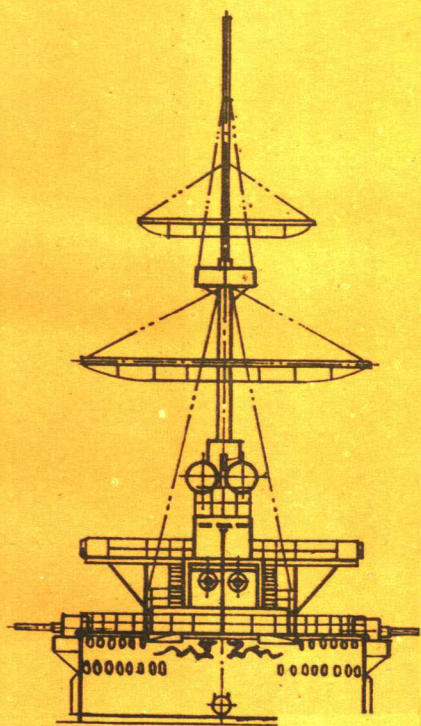


ZHONG GUO JIN DAI HAI JUN SHI SHI RI ZHI

中国近代海军
史事日志
(1860—1911)

● 姜鸣编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京)新登字 0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 1860~1911/姜鸣编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12

ISBN 7-108-00737-1

I. 中… I. 姜… III. 海军-历史-中国-近代 IV. E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5885 号

特约编审 张一文
责任编辑 潘振平
装帧设计 董学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850×1168 毫米 16 开 22 印张 571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定价 68.00 元

序

钱
钢

本书作者造过飞机——作为飞机制造厂的工人；“造”过军舰——以业余设计者身分参与为中国军事博物馆制作了北洋海军“定远”舰模型；他参加过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运作——在上海市委组织部任职期间曾长时间为“公务员制度”方案的出台奔波，而当他最终完成这本《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的时候，正在他管理的一个证券业务部的电脑系统前注视着久“熊”不“牛”的股市行情：这是1994年。100年前，岁在甲午，发生了那场著名的海战。

1986年初夏某夜，几位来京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的上海朋友聚集我家，慷慨激昂地谈论“企业家集团”、“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话题不知怎么移到了中国近代史。一脸机灵的复旦历史系毕业生姜鸣，用他那清脆悦耳的上海普通话说起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说起愚守仁义道德的福州军政大员在法军的最后通牒面前如何无知无措：

“他们很Gentleman的！”姜鸣镜片后的眼睛在谈笑婉讽时眯成细缝，“派人给法国人送信，说对不起，我们还没准备好，请于明天下午开战！送信的鱼雷艇刚接近法国军舰，法国人突然开火……”

大家笑。随即是久久的叹息。那晚的谈话对我的写作方向有重要影响：作为军事记者和作家，我把视线从当时的军队改革转向百年前的烽烟。那是“全景式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波峰时期，我被一位同道称之为“坐冷板凳的人”。在姜鸣的激励和帮助下，我开始搜集资料写作纪实文学《海葬——大清国北洋海军成军100周年祭》，而他则一边潜心研究“公务员制度改革”，一边醉心于写作他的史学专著《龙旗飘扬的舰队》和《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

一种深深的悲剧感因着现实的镜照而紧紧攫住了我们。姜鸣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历史确实是面镜子。在最近十年中，我们飞快地把过去一百多年所走过的道路又回溯了一遍。当我们从镜子里看到这样一种影像，便不禁哑然失笑。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探索着，谈论着，冲击着，这样的过程还要延续下去。作家的笔应当如实记下这种拼搏，而历史学家，还要从正面到背面，去剖析发展的规律。搞历史的人，有时很豁达，说，哦哦，这事，古已有之。有时又很苦闷，觉得路太难走了，中国太苦了，怎样才能走出周而复始的循环，进入幸福的乐园呢？……

中国近代海军史是一个灼人的话题。从1986年到今天，倏忽8年，如白驹过隙。我们被命运的潮水所裹挟，很少再有机会滔滔不绝地谈论李鸿章谈论铁甲舰谈论刘公岛……或是一同去北京故宫乾清门前寻访军机处遗迹去煤渣胡同寻访旧日的海军衙门……。但那个灼人的话题何曾有一日离开我们？这些年，我们更多的不是在“说”，而是在“做”：姜鸣在市场经济的前沿——金融界弄潮，我办报办刊，做了些事倍功半甚或功亏一篑的艰难试验。也许正因如此，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刻骨”的理解？

很长一段时间，谈及中国近代史，在我们眼前出现的就是4幅具有递进意义的定格画面：
第一幅：洋炮前站着花翎灿烂的清朝大员。（这被朋友们概括为“器物技术层面的改革”。）
第二幅：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慷慨就义。（——“在体制内进行的制度层面改革”。）
第三幅：武昌起义的新军在开火。（——“推翻旧体制的制度层面的革命”。）
第四幅：高喊“打倒孔家店”口号的五四青年。（——“文化层面的变革”。）

在谈论中国现代化声浪最高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对前辈改革者投去无情审视的目光。历史被我们切割成不同的方块，最受诟病的就是那洋务运动——所谓技术层面的改革。那焦灼应被理解：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我们不愿再重绕历史的旧圈，渴望一步到位，从根上清除窒碍现代化的病源。

但今天，在负重跋涉、艰撑苦斗后的短暂喘息中，我面对姜鸣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

志》，却有新的感受油然而生。是的，这是一部史事编年，没有文学家的激情，也没有思想家的宏论，它只提供事实，原始形态的事实。我们“现代化情结”深重的焦灼者们不曾抑或不屑去发掘的这些浩繁的事实，使我对过去产生那四幅定格画面的思维方式开始怀疑。

1993年秋游历德国，我曾为慕尼黑的德意志科学技术博物馆所感动。它充满了作为审美对象的“技术”：人类要行走，那么路是怎么出现的？桥是怎么出现的？马车、自行车、火车、轮船、飞机又是怎么出现的？一个个寻常的事物，被溯源，被解析，成为智慧的史诗。无数欢乐的孩子在星期天叽叽喳喳涌向这里（我想到我们的孩子涌向街上的电子游戏机房），好奇地看潮汐发电的演示，看高速公路的施工模型和沥青配方，看一代代汽车的发展史——从1886年的“奔驰”到本世纪初的“奥迪”、“大众”……当看到一位严肃的老人在不惮其烦地给孩子讲解，我几乎落泪。有些事是不奇怪的，我想。什么叫“强大”？大而无当高而无当永远也“强大”不了……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强化了我的这一印象。剖省洋务运动是“皮毛改革”，绝不当成为人们鄙薄“技术层面”的理由。中国近代海军史充满了不应被忘却的“技术”成就，洋务运动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弃旧图新的一个巅峰时代。只要想一想中国人1840年、1860年还在干什么，那么，1886年在渤海湾出现的，几乎全部由留洋年轻中国军官用英语口语指挥的北洋舰队，就不是可任后人随意轻慢的。事实上，1994年中国全方位推进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有识之士已在为“技术层面”的滞后而焦虑。中国奇缺掌握新体制操作技术的人才，960万平方公里的改革大工地上有众多设计师而奇缺施工员——奇缺称职的律师、税务官、公务员。

这不很奇怪吗？现代中国焦灼的改革者从来都是疾呼“体制滞后”、“观念滞后”，现在忽然发现技术层面同样乏善可陈。洋务运动的确有未能超出“技术”的眼界的问题，但现代人即使有了超拔高远的眼界，却仍需从技术层面做起——没有技术的推进，同样谈不上体制的变革，文化的更新。100多年前，中国的改革从“技术层面”切入，然而时至今日——时至高科技已在越来越深刻改变人类社会趋向的世纪之交，对技术的崇尚，对讲求“实证”、“精准”、“客观”的科学理性的追求，还远没有蔚为我们全民族的风气。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读中国近代海军从毛细血管到骨骼到肌肤艰难发育的史实，绝非多余。

历史不能割裂，一如“技术”、“制度”、“文化”无法断然切分。100多年前，铁甲舰给中国载来的绝不只是“技术”。外来制度和文化的萌芽，从“数字管理”的程序、因巨大补给需求而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某些留洋海军军官的生活方式（如刘步蟾禁止家人缠脚）、乃至最初的理性精神，无不与技术如影相随。可是人们为什么又常常割裂了它们？

言体制言文化而轻技术，是一种割裂；因环境因某种心态只言技术讳言制度和文化，是另一种割裂。涛声喧嚣的年代，“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使一些知识分子焦灼激进，自不待说；而“技术”也常反过来在退潮时成为弱者的一条逃路，成为让知识分子束手就擒的麻药。在中国，激进和保守，常常就这样交相刺激，互为因果。1994年，很有一些对“政治资源”颇看重而对科技本无兴致的年轻人，开始高谈“科技”，他们甚至能在纪念五四运动75周年的庄严节日里收起“德先生”专谈“赛先生”，就像数年前他们在政治场上久蛰思动要为铁良们牵马坠镫，令人瞠目。这使我在谈论技术之重要时不能不有所警觉。我又看见了割裂历史的刀锋。

正是这些殊途同归的“割裂”，造成历史的虚无，使中国近代史在我们眼前只剩下失败者的残鳞败甲。我们对先人有太多的纠问，太多的抛弃，太多的肢解和各取所需——可是我们

没有“取”来今日中国改革所亟需的精神驱动力。

这精神驱动力何在？

当我抛开抽象的理念，感性地沉浸到《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用事实、用细节甚至用军舰的参数诸元构成的“海洋”中，以审美的态度面对中国近代史时，我真真切切触摸到了这精神。它的确活生生地存在：在洋务派官僚“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疾呼声里，在中国人建造的第一艘蒸汽明轮船“黄鹄”号首航长江的轰鸣声里，在福建船政学堂拖着长辮研习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中国学童专注的神情里，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中国留学生的勃勃英姿里，在和父亲一起参与过“黄鹄”号制造、又担负赴德订制“定远”、“镇远”铁甲舰重任的徐建寅，最后因试制无烟火药而牺牲的辉煌爆炸中……这是中国的改革先行者们留下的以豁达、开放、坚韧为特征的精神遗产。

一方面是文化的衰落所引起的各种灾难，另一方面却是这个古老文化自强不息、更生自新的可歌可泣的惊人努力。近代中国这具有悲剧意味的二重组合，被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称之为“一个真正令人感动的人的故事”，“人类最伟大的戏剧性所在”。历史是整体。整体的历史中有群体的生命力。这曾经存在的生命力，对我们今天的改革，远比李鸿章的历史局限、西太后的偏狭自私以及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重要。它是我们重铸民族魂魄的精神矿石。

这魂魄必须重铸。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梦回汉唐，而是“更生自新”，不是从废墟上拣拾古老伦理信条，而是从历史进步的推动者——包括在技术、制度、文化各个层面奋起自新，躬行改革，甚至献出鲜血和生命的一代代志士仁人身上，汲取建设一个健康、自信、有尊严的强大民族的生命遗传信息。“整体改造中国”，在这伟大抱负激励下的我们，当勇毅而不浮躁，隐忍而不苟且，“经世致用”而不“急功近利”，“多研究些问题”而绝不淡忘甚至丢弃“主义”，——剑及履及，从建构文明的一木一石着力，一厘米一厘米，甚至一毫米一毫米地进取。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的作者是一个被激情支撑的务实主义者。我这样说，实在是因为今天太少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行动家与知行合一坚韧实行的理想主义者。姜鸣治史，从不靠简单地寻章摘句、微言大义、类比附会、对号入座来讨巧或追求轰动；他重考据，重踏勘，重历史人物的生活氛围和生存状态（从书中绘制的军舰图纸可见一斑）。姜鸣置身改革运作，则无论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经济学皆悉心探究。他曾获得全国人才研究新秀奖、上海社联优秀学术成果奖；1994 年初，他还作为金融行家，口若悬河地回答我一度所主持的《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关于“暴利状况改变后的深、沪股市变化趋向”的电话采访。

这是 1994 年。100 年前，岁在甲午，发生了那场著名的海战。

姜鸣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是一份纪念。

我们今天所有成功或失败的改革实践，都是躬行者的纪念。

1994. 5. 16

于北京三联书店
《三联生活周刊》

目
录

序.....	1
咸丰十年庚申 (1860)	1
咸丰十一年辛酉 (1861)	2
同治元年壬戌 (1862)	3
同治二年癸亥 (1863)	9
同治三年甲子 (1864)	14
同治四年乙丑 (1865)	15
同治五年丙寅 (1866)	18
同治六年丁卯 (1867)	22
同治七年戊辰 (1868)	25
同治八年己巳 (1869)	27
同治九年庚午 (1870)	29
同治十年辛未 (1871)	32
同治十一年壬申 (1872)	33
同治十二年癸酉 (1873)	36
同治十三年甲戌 (1874)	38
光绪元年乙亥 (1875)	43
光绪二年丙子 (1876)	48
光绪三年丁丑 (1877)	52
光绪四年戊寅 (1878)	57
光绪五年己卯 (1879)	61
光绪六年庚辰 (1880)	69
光绪七年辛巳 (1881)	81
光绪八年壬午 (1882)	90
光绪九年癸未 (1883)	99
光绪十年甲申 (1884)	105
光绪十一年乙酉 (1885)	122
光绪十二年丙戌 (1886)	135
光绪十三年丁亥 (1887)	148
光绪十四年戊子 (1888)	154
光绪十五年己丑 (1889)	163
光绪十六年庚寅 (1890)	171
光绪十七年辛卯 (1891)	177
光绪十八年壬辰 (1892)	185
光绪十九年癸巳 (1893)	187

光绪二十年甲午 (1894)	189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1895)	229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 (1896)	241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1897)	243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1898)	246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1899)	250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1900)	253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1901)	254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1902)	255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1903)	256
光绪三十年甲辰 (1904)	258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1905)	259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1906)	261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1907)	262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1908)	265
宣统元年己酉 (1909)	266
宣统二年庚戌 (1910)	270
宣统三年辛亥 (1911)	274
附表一 北洋海军舰只表 (1894)	280
附表二 南洋兵轮船表 (1884.6)	281
附表三 南洋兵轮船表 (1891)	281
附表四 福州船政局兵轮船表 (1884)	282
附表五 广东水师兵轮船表 (1884.8)	282
附表六 广东水师兵轮船表 (1891)	284
附表七 巡洋舰队舰只表 (1911)	285
附表八 长江舰队舰只表 (1911)	285
附表九 江南机器制造局建船一览表	286
附表十 福州船政局建船一览表	286
附录 清末海军舰只舰体图	289
“操江”号轮船	289
“福星”号兵船	291
“伏波”号兵船	292
“金瓯”号军舰	293
“龙骧”号炮艇	294

“飞霆”号炮艇·····	294
“镇东”号炮艇·····	295
“镇中”号炮艇·····	295
“超勇”号巡洋舰·····	296
“定远”号铁甲舰·····	297
“开济”号巡洋舰·····	298
“济远”号巡洋舰·····	299
“南琛”号巡洋舰·····	300
“保民”号军舰·····	301
“致远”号巡洋舰·····	302
“福龙”号鱼雷艇·····	303
“平远”号巡洋舰·····	304
“经远”号巡洋舰·····	305
“左队一”号鱼雷艇·····	306
“广乙”号军舰·····	307
“广丙”号军舰·····	308
“飞霆”号驱逐舰·····	309
“海圻”号巡洋舰·····	310
“海琛”号巡洋舰·····	311
“联鲸”号炮舰·····	312
人名索引·····	313
舰船索引·····	326
主要参考书目·····	331
跋·····	337

图片目录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
旧式师船	(5)
旧式师船	(6)
旧式水师炮船	(6)
旧式师船	(7)
曾国藩	(11)
容闳	(12)
江南机器制造局大门	(16)
江南机器制造局鸟瞰	(16)
旧式师船	(17)
中国早期科学家	(19)
左宗棠	(21)
沈葆楨	(21)
福州船政局	(21)
船政学堂	(22)
天津机器局	(23)
“操江”号轮船.....	(27)
“福星”号兵船.....	(29)
“伏波”号兵船.....	(31)
《防海新论》书影.....	(33)
“扬武”号兵轮.....	(34)
李鸿章	(35)
英国“坚定”号炮艇	(41)
恭亲王奕訢	(45)
“龙骧”号炮艇.....	(51)
郭嵩焘	(53)
刘锡鸿	(53)
日本铁甲舰“扶桑”号	(53)
“飞霆”号炮艇.....	(55)
“策电”号炮艇.....	(55)
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中外学生	(58)
在法国留学造船的中日留学生	(58)
金登干	(61)
徐建寅	(64)
“镇东”号炮艇.....	(67)
“镇北”号炮艇.....	(67)
“柏尔来”号和“奥利恩”号简图.....	(70)
“英佛来息白”号与“镇远”号主炮、舰桥对比.....	(76)
“英佛来息白”号铁甲舰.....	(76)
“英佛来息白”号简图.....	(77)

“萨克逊”号铁甲舰简图	(77)
“扬威”号巡洋舰	(80)
旅顺口黄金山炮台	(81)
“镇边”号炮艇	(85)
第一批留美幼童	(87)
旅顺口军港	(88)
上海徐家汇天文台	(90)
丁汝昌	(94)
大院君李昰应	(94)
赫德	(101)
张佩纶	(106)
陈宝琛	(106)
孤拔	(108)
“扬武”舰上的水兵	(110)
法国舰队旗舰“窝尔达”号巡洋舰	(113)
法国“凯旋”号装甲巡洋舰	(113)
马江之战	(115)
镇海之战	(123)
“定远”舰模型	(125)
“镇远”号铁甲舰	(127)
“济远”号巡洋舰	(127)
曾纪泽	(129)
许景澄	(129)
醇亲王奕譞	(130)
奕譞、李鸿章等巡阅北洋海军	(137)
“定远”舰访日	(139)
“致远”号巡洋舰	(143)
“福龙”号鱼雷艇	(143)
“经远”号巡洋舰	(146)
水师官兵	(150)
“左队一”号鱼雷艇	(152)
《北洋海军章程》稿本	(157)
刘公岛丁汝昌寓所	(157)
北京颐和园石舫	(160)
北洋海军提督衙门	(161)
丁汝昌	(162)
刘步蟾	(162)
邓世昌	(162)
林永升	(162)
慈禧太后	(165)

光绪帝.....	(165)
刘公岛水师学堂东西辕门遗址.....	(168)
严复.....	(170)
“平远”号巡洋舰.....	(172)
刘公岛绅商为丁汝昌刻立的石碑.....	(174)
北洋海军基地旅顺口军港.....	(176)
旅顺口大坞.....	(176)
旅顺口鱼雷局车间内景.....	(178)
“广丙”号巡洋舰.....	(180)
同时代的中日两国水兵.....	(182)
庆亲王奕劻.....	(183)
刘坤一.....	(183)
威海卫北帮祭祀台炮台.....	(187)
水师的鱼雷长官教习及学生.....	(189)
旅顺口全景.....	(191)
伊东祐亨及其幕僚.....	(196)
丰岛海战.....	(199)
航行中的日本舰队.....	(199)
东乡平八郎.....	(200)
触礁后的“广乙”舰.....	(200)
汉纳根.....	(205)
刘公岛东泓炮台.....	(208)
日“松岛”号.....	(209)
日“严岛”号海防舰.....	(209)
日“桥立”号海防舰.....	(209)
日“吉野”号巡洋舰.....	(210)
日“千代田”号巡洋舰.....	(210)
日“秋津洲”号巡洋舰.....	(210)
黄海海战.....	(211)
“致远”舰部分官兵.....	(211)
“来远”号甲板.....	(211)
参加黄海海战的外国教习.....	(215)
大修中的“镇远”舰.....	(216)
日军在花园口登陆.....	(218)
日军占领大连湾和尚岛中炮台.....	(218)
日军占领旅顺口北洋海军公所.....	(222)
日军俘获“超海”号.....	(222)
日军占领旅顺口船坞.....	(223)
旅顺口大屠杀.....	(223)
在威海保卫战中牺牲的中国士兵.....	(231)

威海卫全景·····	(231)
日岛炮台内景·····	(232)
“威远”舰沉没·····	(232)
被日军鱼雷艇击中之“定远”舰·····	(234)
自爆后的“定远”前甲板·····	(234)
日军占领刘公岛北洋海军提督衙门·····	(235)
威海卫军港·····	(235)
日军占领刘公岛码头·····	(236)
“飞霆”号驱逐舰·····	(238)
俄国军舰强占旅顺口·····	(245)
信号山勒石·····	(246)
英军占领下的威海卫军港·····	(248)
“海琛”号巡洋舰·····	(249)
1900年时的中国鱼雷艇·····	(250)
“海圻”号巡洋舰·····	(252)
“建安”号军舰·····	(253)
大沽口炮台·····	(254)
被八国联军攻陷后的大沽口炮台·····	(254)
叶祖珪·····	(255)
张之洞·····	(256)
俄“亚斯柯德”号驱逐舰·····	(258)
“江元”号炮舰·····	(260)
“楚同”号炮舰·····	(263)
载洵·····	(267)
萨镇冰·····	(267)
载洵、萨镇冰等赴欧洲考察海军·····	(267)
海军部旧址·····	(271)
海军大臣座船“联鲸”号·····	(273)
载洵与海军部官员·····	(274)
黄钟瑛·····	(278)
汤芑铭·····	(278)
福建船政局全图·····	(25)
中法马江之战形势图·····	(112)
旅顺口清军炮台图·····	(155)
中日甲午战争形势图·····	(204)
威海卫清军布防图·····	(227)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简称“总署”。衙址在北京东城东堂子胡同49号。此前是大学士赛尚阿的府第。衙门正门上的匾额上题有“中外福禔”四字，语出《汉书·司马相如传》，但总理衙门不能阻止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也就难以“中外福禔”。1883年，总理衙门添设海防股，掌南北洋海防及沿海炮台、船厂、购置船炮等事务。这一职能，1885年后由海军衙门继承。

咸丰十年庚申（1860）

九月十一日辛丑（1860.10.24） 清朝钦差大臣奕訢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J. B. Elgin）签订《中英北京条约》。

九月十二日壬寅（10.25） 钦差大臣奕訢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J. B. L. Gros）签订《中法北京条约》。

十月初二日壬戌（11.14） 钦差大臣奕訢与俄国全权代表伊格那提业幅（И. П. Игнатев）签订《中俄北京条约》。

十月初七日丁卯（11.19） 容闳抵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晤干王洪仁玕，建言七事，其中第三项为建设一所海军学校。

十月十一日辛未（11.23） 奕訢等奏，俄使伊格那提业幅欲送中国鸟枪万杆，炮50尊，并愿派匠役来中国教导制造枪炮、炸药、水雷、火药；派兵300名在水路会击，以剿灭太平军。本日清廷着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公同悉心体察借助外兵助剿事，迅速奏明。 俄国提出出兵船助攻太平军

十一月初四日癸巳 (12.15) 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奏, 俄人助战, 有害无利。

十一月初八日丁酉 (12.19) 两江总督曾国藩奏, 俄国与我向无嫌怨, 请用兵船助剿, 自无诡谋。惟皖吴官军之单薄, 在陆而不在水; 金陵“发逆”之横行, 亦在陆而不在水。此时官军势不能遽进金陵, 应缓俄国兵船会师之期。自古外夷助华, 功成之后, 每多意外要求。不如约定兵船雇价、夷兵月饷、经费数量。

十一月十八日丁未 (12.29) 江苏巡抚薛焕奏, 借俄、法助剿, 兵费虽巨, 若地方早得肃清, 所省不胜计数, 联俄亦能戢英骄心, 不至与“发逆”勾结为害。

十二月初六日乙丑 (1861.1.16) 以英人李泰国 (H. N. Lay) 为海关总税务司。

设立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

十二月初十日己巳 (1.20) 清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 (简称总署)。着派奕訢、桂良、文祥管理。崇厚为办理三口 (牛庄、天津、登州) 通商大臣; 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及内江三口, 潮州、琼州、台湾淡水各口通商事务, 着署理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办理。

十二月十一日庚午 (1.21) 奕訢等请饬曾国藩、薛焕酌行仿制或雇佣洋船, 以济兵船之不足。十六日旨准依议。

师夷智造船炮
为永久之利

十二月十四日癸酉 (1.24) 奕訢等奏, 遵旨酌议曾国藩、袁甲三、薛焕等折片, 借夷助剿, 通盘筹画, 利少害多。曾国藩奏称师夷智造船炮为永久之利, 应请饬下曾、薛酌量办法。

咸丰十一年辛酉 (1861)

正月初十日己亥 (1861.2.19) 崇厚函总署, 法国将军马勒、军政司达布理愿助中国教练兵丁, 购买外洋火器。

四月十三日辛未 (5.22) 总署函崇厚转致达布理, 练兵购器须与法使哥士耆 (M. A. Kleczkowsky) 偕同来署面议。此时未便定准。

赫德创议购置
外国火轮船

五月二十七日甲寅 (7.4) 总署奏, 据代理总税务司赫德 (R. Hart) 云, 进剿太平军, 可购外洋小火轮船十余号, 益以精利枪炮, 其费不过数十万两。可雇广东、上海人学习驾驶, 亦可雇佣外人司舵司炮。请由海关抽收洋药票税筹款购之。并饬官文、曾国藩、胡林翼妥议遴选统带大员及官兵办法。

清廷同意购船
炮

五月三十日丁巳 (7.7) ①清廷谕官文、曾国藩、胡林翼、薛焕、劳崇光、耆龄等筹议买船炮, 期于必行。内患既除, 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 实于大局有益。

②奕訢、桂良、文祥奏, 进剿太平军以火轮船更为得力, 拟托赫德购买外洋船炮, 交广东、江苏各督抚雇内地人学习驾驶, 驶入大江。

赫德屡劝购船

六月十二日己巳 (7.19) 总署收赫德禀, 劝速购船炮规复金陵, 以防太平军请外人代购火轮船。又请雇外人教练。经费共需 160 万两。

六月十九日丙子 (7.26) 总署收赫德禀, 再劝购买船炮, 称不再因省有限之费致误大事。

七月十七日癸卯 (8.22) 咸丰帝奕訢病死于承德。次日尊皇后及皇太子载淳生母那拉氏为皇太后。

七月十八日甲辰 (8.23) 曾国藩复奏, 强调金陵“发逆”之横行在陆不在水, 皖吴官军之单薄亦在陆不在水; 又称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船之后不过一二年, 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俟轮船行至安庆、汉口, 每船酌留洋人司舵司火, 其余酌用楚军水勇, 并于水师镇将中遴选统带大员。

九月十七日壬寅 (10.20) 赫德抵沪, 与江苏巡抚薛焕、江海关道吴煦商议购买船炮事。薛、吴表示, 经费若只需 80 万两, 尚不难办。

九月三十日乙卯 (11.2) 清廷诏革赞襄政务八大臣, 史称“辛酉政变”。次日授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 在军机处行走。

十月初九日甲子 (11.11) 清皇太子载淳即位, 以明年为同治元年。

十月十三日戊辰 (11.15) 御史魏睦庭奏, 请购买西洋火轮船、火器, 并派人学习驾驶演放之法, 进剿金陵太平军。

十一月初七日辛卯 (12.8) 总署函薛焕, 因英国对购买轮船尚在游疑, 请其在英公使前极力怂恿。

十二月二十五日戊寅 (1862.1.24) 总署以宁波、杭州被太平军攻占, 请飭苏、闽、粤各督抚速雇轮船, 赴宁波口外堵剿太平军。次日, 上谕允之。

十二月二十八日辛己 (1.27) 崇厚函总署, 已向法国斯总兵论及雇觅外国轮船驻扎海口一带, 租船较购船似尚便宜。

同治元年壬戌 (1862)

正月初二日乙酉 (1862.1.31) 总署分函薛焕、赫德迅筹款银 80 万两, 或租或买船炮堵剿太平军。

正月初三日丙戌 (2.1) 总署行文两广总督劳崇光、福州将军文清, 即于粤海关抽银 20 万两, 福州关抽银 10 万两, 厦门关抽银 5 万两, 会同薛焕、赫德购买船炮。

正月初七日庚寅 (2.5) 总署收崇厚函, 海防吃紧, 请酌拨轮船二三只防守北洋。

正月十一日甲午 (2.9) 总署函崇厚, 望赶紧租买船炮。倘所费过巨, 可奏明税项动拨。

正月十六日己亥(2.14) 总署收崇厚函,请咨行江苏巡抚代购二百余吨船一二艘来津备防。又收薛焕函,赫德论购船一事函所叙薛、及各语,系该税司孟浪之词,并述会谈经过。

正月二十一日甲辰(2.19) 奕訢等奏,购买船炮,由江海、粤海两关各筹银20万两,福州关10万两,厦门关5万两,开办洋药税票以为归补各关的款。驾驶拟雇吕宋人。购船后即分数只驻天津,以备北洋防守。又片,购船之事,如薛焕不能兼顾,即由劳崇光与赫德在粤办理。上谕允之。

正月二十五日戊申(2.23) ①据英国照会称,英国公使使卜鲁斯(Sir F. Bruce)因总署之请,咨驻沪英国水师提督协助薛焕在沪购买船炮。

②总署请户部咨行各省开办洋药票税以购船炮。

正月二十六日己酉(2.24) 总署行文薛焕、赫德,速同英提督在沪购买船炮。前议在外国购买,同时进行,两不相妨。

议定在英购船
七只 正月二十九日壬子(2.27) 劳崇光在粤与赫德议定向英国购买轮船7只,连配炮位、火药工价及雇佣外人薪粮共需银65万两。先拨银10万两,余款分8个月交清。

须与外国船员
定章以防掣肘 二月十八日辛未(3.18) 薛焕奏,遵旨购船,闻赫德近日来沪,即与其商酌。又片,购舰须购暗轮战船;雇洋人驾船放炮,须先与外国船员订章,不致掣肘。

二月

薛焕奏,传闻太平军汇银50万两向美国购买船炮,已请美国公使蒲安臣(A. Burlingame)阻止。

三月初一日癸未(3.30) 劳崇光奏,据赫德称,在英购买中号兵船4只,小号兵船3只,约共需银65万两。又片,赫德已写信雇驾船、炮、水手等英人,并拟邀英国熟悉船务、诚实可靠武员管带,以次训练铃束。毋庸另雇吕宋之人。曾国藩所部水师均系浙勇,未见外洋船只,与外人亦难洽合。拟照赫德原议,选募粤、闽水勇分配驾驶。

准军乘轮船赴
沪 三月初七日己丑(4.5) 道员李鸿章率准军自安庆分三批乘上海会防局所雇轮船援沪。首批2000人于十日抵达。

三月二十日壬寅(4.18) ①总署行文苏抚、粤督,江海、粤海两关加筹船款各5万两。

②总署因购买船炮定义,函促曾国藩预筹酌配驾驶兵丁。

改议向美购船 三月二十四日丙午(4.22) 总署因收英参赞威妥玛(T. F. Wade)函,请趁华尔(F. T. Ward)之弟回国之便,行文劳崇光、薛焕改向美国购买船炮,以免太平军在美购置。

三月二十七日己酉(4.25) 清廷谕李鸿章署江苏巡抚,薛焕专任通商大臣。

三月二十八日庚戌(4.26) 总署收薛焕咨,英提督复照,中国沿海现无军舰出售,应仍责

成赫德承办。

三月

①曾国藩购买“威林密”轮船承值军差。

②苏松太道吴煦、苏松粮道杨坊与常胜军统领华尔等议向美国购船炮。

四月二十三日乙亥（5.21） 总署收曾国藩函，再称轮船攻剿太平军，声势虽壮而地势多不相宜。“发匪”之猖獗在陆而不在水，官军之单薄亦在陆而不在水。长江水面已无足虑，拟派师船驶入内河。“发匪”应剿之处与里下河应保之区，即长龙舳板尚嫌太大，强用轮船犹不相宜。以轮船七只攻金陵一面或攻宁波，皆已足用，不必再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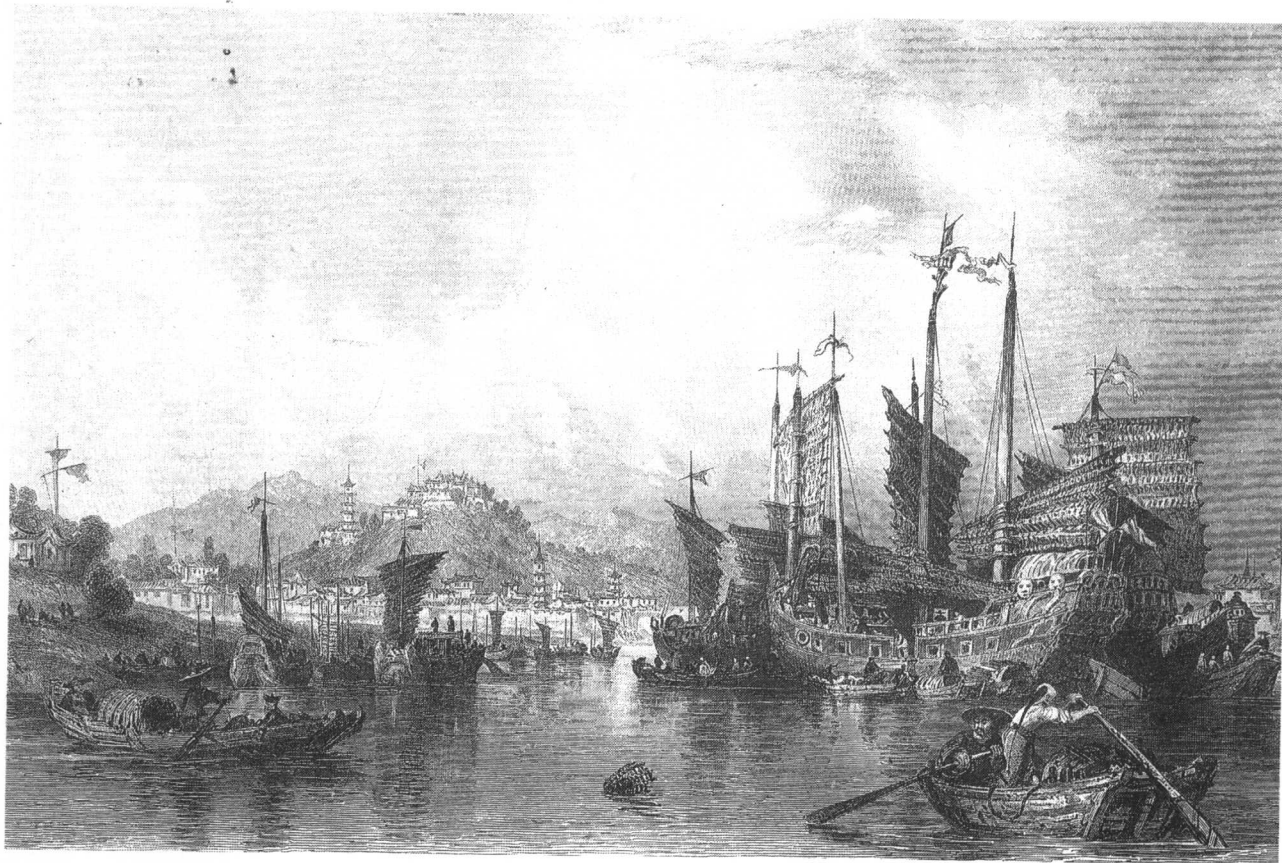
曾国藩拒用轮船攻金陵

五月二十六日丁丑（6.22） 总署行文李鸿章、薛焕，购买轮船或交赫德，或交华尔，务须酌定妥善，勿致两歧。

六月初三日甲寅（6.29） 薛焕片，据赫德称，在英所购皆系新造兵船。统兵武员姓名实纳·阿思本（Sherard Osborn）。所有舵炮水手、看火人等，均由该员雇募。

阿思本

六月十三日甲子（7.9） 英国海军部批准阿思本在中国政府担任军事职务。



旧式师船 19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水师的战船还停留在帆船—前膛炮时代。帆船的名称有水锯船、赶辇船、红单船等。样式有广船、福船、沙船、乌船等。最长的不过30来米。火炮的型制更为落后。这些师船，且不说不能与同时代西方金属船壳的蒸汽轮船相抗衡，也不能与西方的帆式战船匹敌。